

诺

言

诺言，

它不过是

虚伪者的遮羞布

和背叛者的盾牌。

在积聚财富的阶段，

人们是不会重视诺言之类身外之物的。

只有在增值财富的时候，

人们才会看重它。

诺言

是心灵

与心灵的契约，

或者说是

心灵与心灵的枷锁。

◎ 昆仑出版社

大鹰 / 著



诺言

太 鹰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言/大鹰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8. 1

ISBN 7-80040-305-X

I. 诺… II. 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58 千字 印数: 1—11,000

定价: 16.00 元 (膜)

诺言是心灵与心灵的契约，或者说是心灵与心灵的枷锁。

——本书主人公 李力

诺言，它不过是虚伪者的遮羞布和背叛者的盾牌。

——本书主人公 周志伟

在积聚财富的阶段，人们是不会重视诺言之类身外之物的。只有在增值财富的时候，人们才会看重它。

——本书主人公 邱子发

人 物 表

周志伟——男，某步兵团二连战士、排长，某市年代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 力——男，某步兵团二连战士、排长，某市测地局科长。

邱子发——男，某步兵团二连战士，复员后外逃，外资富德公司董事长。

喜 妹——女，原邱子发的女友，周志伟的妻子（后离婚）。

徐 芸——女，周志伟的情人，从保姆成为新大陆工业园董事长。

阿 惠——女，周志伟的原未婚妻，被邱子发外逃时劫持，不甘受辱而自杀。

顾永祥——男，某步兵团二连指导员、教导员，后转业为南方某市测地局副局长。

欧阳山——男，某步兵团二连连长、营长、副团长，后转业为南方某市副市长。

刘股长——男，某步兵团政治处保卫股长。

张金满——1976年越界逃港，后成为香港黑社会小头目鸽子。

序

我萌发写作这本书念头的那年，也就是公元1992年初，邓小平正在中国南方崛起的新兴城市深圳视察，这就是后来被中国人称为邓小平的第二次南巡。这时候，邓小平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已经是个退休的老人，虽然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里已经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但他仍然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他这次巡视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便是最好的证明。说来也巧，我当时在深圳住的酒店就和邓小平下榻的深圳迎宾馆几乎是一墙之隔。但那些日子我对邓小平到深圳的消息一无所知，整天晕头涨脑地忙着生意，说白了也就是四处张罗着把我与李力和徐芸合股投资经营的新大陆工业园变卖掉，当时谁肯出成本的百分之七十，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这天晚上，我刚回到酒店，徐芸就打来电话，她说：“志伟，你赶快收回所有文件，千万不要把工业园卖了。记住，出多少钱也不卖。”

我说：“徐芸，不卖掉工业园，我们拿什么还银行的贷款？你是想坐牢，还是发疯了？”

“你就听我的。我今天晚上就赶到深圳，在我赶到之前，你一定要照我说的办！记住，我是新大陆工业园的董事长。你

想办法再借点钱，越多越好……”

“借钱？你嫌我们负债还少吗？”

“你照办就是了。另外，如果我没有在今晚赶到，明天一早，你马上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给我认购宝安等几家股票，把我帐上的钱全部买了股票。”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在商界谁有钱谁说的话就是真理，谁掌握的钱多就得听谁的，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现在，徐芸是新大陆工业园的董事长，我仅仅是董事之一，当然要听她的。我相信徐芸一定是中了什么邪气。那两年中国正盛行气功，北方的一些气功大师和算命大师纷纷南下，街头到处可以看见挂个招牌算命的发功的。我这人是不信这些。难道徐芸会走火入魔？我白天刚刚从证券交易所经过，那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见有人走近他们就凑过来问：“要股票吗？可以便宜卖啦。”那模样和口气，简直像是在卖手纸。中国的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不少股票跌了几倍、十几倍、二十几倍，甚至更多，按照买进卖出的绝对值来说，这些股票和废纸的价值也相差不远了。不久前，深圳就有人因为股票暴跌而自杀。这小子半夜里吊死在一架闲置的起重机上，清早围观的人们看着他像看空中的一只风筝。这架起重机就停放在距离深圳迎宾馆不到两个街区的地方。从上海也传来股民跳楼自杀的传闻，据说那位女股民仅仅亏了800元钱就跳楼了。于是，股市更加低潮，股民的信心已经降到了零点之下。在这种情形下，徐芸要借钱买股票，这和发疯有什么两样？

接完电话，我谢绝了几个约谈的客户，一个人在房间里吃了几块点心，便半依在沙发上看电视，渐渐地画面和声音

变得朦胧了，我拉了块毯子盖在身上，迷迷糊糊地打瞌睡。

半夜两点多钟，徐芸赶到了。她一进门，我的精神头就来了。

我问她：“徐芸，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

她一边脱外衣一边说：“志伟，先给我来点咖啡或者茶水，我快要累死了。”

我给她泡了一杯热茶，留神打量她，这是一张我早就读熟的脸，从她的脸上看，除了有些疲惫，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徐芸，到底发生了什么？”

徐芸喝了一口茶，把杯子轻轻放在桌上，眼睛看着我说：“告诉你，邓小平在深圳，就在离我们不太远的地方。”说这话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向窗户看了看，其实从那里什么也看不见，厚厚的丝绒窗帘拉得严严的。

“消息可靠吗？”我问。

“你这些日子回步兵团了吗？”徐芸不直接回答我。

“没有。”嗨，这些日子我真是忙得昏头了，怎么没到老部队去呢？去一趟不全清楚了嘛。十多年前，我是步兵团的一个排长，当时我因为“放走”邱子发越境到香港，被处理转业。离队前夕，部队奉命为前来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担任警卫任务。按说，照我当时的情况，是不可能参加这样的任务的。可是不死心，我知道这种机会难得，我清楚如果被排除在外，就会成为够我背一辈子的政治上的污点，于是经过我几次三番的努力，在李力的支持下，终于被批准随连队执行任务，虽然我只是被批准作为预备队在首长们的住地外围执勤。这天晚上，我站外围的岗哨，一些领导人在会议结束后到院子里散步，他们边谈边走，不知不觉走出了住

地，进到了外围的警卫地域。走在前面的是个矮个子领导人，虽然当时天黑，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但至今我都确信他就是邓小平。他走到我的面前，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

我急忙敬个礼，按照电影上的样子，作了一个标准的回答：“首长辛苦了。”

“你是哪里人啊？”

“报告首长，我是湖南湘西人。”我平生第一次和这么大的干部说话，我很奇怪自己竟然能不慌不忙口齿清晰。

他笑着说：“湘西，那里离贺（龙）老总的家乡不远嘛。”

我记得他说话的口音挺重。首长亲切的问话使我有点忘乎所以，话也多了，我说：“给首长站岗以后，我就要从部队转业了。”

他问：“转业，回湘西去吗？”

我说：“首长，我要求留在这里，我在这条边界线上站了八年岗，我保卫过这里，还要建设它，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看得出来，那天首长们的情绪相当好，他说：“好啊。小同志，我给你透露点消息，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在这里建设经济特区，这里将大有作为啊。”

当时我正处在犯了错误等待处理的状态，“大有作为”这四个字对我来说真的是如雷贯耳，在后来我创业艰辛和遭受挫折的日子里又给了我多少的勇气和鼓励。以后，这个小山村奇迹般地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一无所有的乡巴佬变成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亏你还学过政治经济学呢！”那些日子，徐芸常常爱用这句话来责备我。她的话是有道理的。我真的常常搞不懂政

治和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上我不是个大才，成不了大业。在这方面，我诚心诚意地佩服徐芸。子发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徐芸是个聚财的天才。谁能相信这个当年的乡下打工妹，仅仅十多年的功夫，已经从身无分文的小保姆成为拥有一大笔财富的大公司董事长。财富并不仅仅意味着富有，它还能说明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子发这个人生性好强，他从不轻易夸奖谁，从他这个一无所有靠自己搏出来的香港资本家的嘴中说出这番话，决非易事。

子发对我说：徐芸刚到我那儿当小保姆的那年，她悄悄把积攒的5000元人民币交给子发，让他把它们换成美元。子发觉得倒腾这点钱没多大意思，就对徐芸说你如果缺钱我可以给你一点，换这点美元还不够跑路费劲儿的呢。但徐芸坚持要这么做。子发拗不过她，就在回香港的时候顺便给她办了。当时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是1.5比1，子发把换到的美元送给徐芸，没想到她不接，她说：“先把这些美元存放在你那儿，过些日子还要换回人民币。”这么一点钱，子发哪儿有工夫去折腾它，就让公司财务部的小张替她管着，让徐芸直接去找小张，并告诉小张这些钱完全听从徐芸的意思办理。以后子发偶尔问过小张，每一次都发现徐芸有出乎他意料的举动。就在地换美元后不久，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一下跌到5比1，徐芸把美元抛出，她的财富一下增加了三倍多。但那时子发并没有发觉她的理财天才，以为那仅仅是她的直觉而已。几天以后，子发找小张谈其它事情时无意中问到徐芸那笔钱，小张说徐芸已经让他把这些人民币换成了瑞士法郎。这回子发真有点惊奇了。他知道徐芸除了每天到菜市场买菜是哪儿也

不去的，他猜想她是通过看我订阅的那些报纸来分析的，心中暗暗承认她在这方面的确是有些天分。时间一年年过去，徐芸的那点钱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着，同时她还不断把新挣到的钱加进去，这些钱越变越多，到她被我的前妻喜妹赶出我那里的时候，她的积蓄已经足够她在城市里生活一段了，子发要把它们交还给她，她坚决不要，她坚持不动这笔钱，仍然拿它倒来倒去的。小张跟着她的路子，居然也发了财。小张对子发说：他越来越奇怪，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姑娘，在金融方面竟然会比他这个国际金融系毕业的高才生还要精明。当时我半信半疑。子发说，徐芸的建议让他也赚了钱。那是在喜妹把徐芸从我那儿赶出来以后，子发暗中收留了她。徐芸不愿意闲待着被人养活，让子发帮助她找工作。子发介绍她到大鹏咨询公司工作，实际上这家咨询公司是子发的“孙子”公司，为了不伤害徐芸的自尊心，所以子发没有把这些告诉她。他很清楚像徐芸这样的女孩子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够自立，希望能够不依赖别人生活，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承认她们的价值，如果告诉她这一切不过是他有意的安排肯定会伤害她的自尊心。开始，徐芸在那家咨询公司干了一段，表现平平，公司经理告诉子发说，她不过是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什么建议也没提。子发让经理照常给她发工资，其它任由她去。这以后，子发忙着别的事情，就再没有过问她的情况。一天，公司财务部经理跑来对他说，大鹏咨询公司把全部资产抵押换成了人民币。子发一听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便马上派人去调查，发现他们用这些钱全部买了新上市的股票。当时中国开始股份制试点不久，谁也说不清前景如何，那些股票谁敢要？一旦上头有新精神，一旦停止股

份制试点，那些股票不就是废纸吗？当时，市长带头买，共产党员带头买，以此来动员群众买，就这样买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子发把大鹏咨询公司经理找来臭骂一顿，那小子听他发完火，才解释说，这是徐芸的主意，开始他也不同意，但徐芸说她已经把她的全部积蓄都买成了股票，并且还说什么错过了这次发大财的机会，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子发让人叫来小张，小张也证实了徐芸把自己的全部外汇和香港的债券都变卖了，买成了股票。子发一问，徐芸买的大部分是我的年代公司的股票，子发以为她是对我旧情难忘，是在暗中帮助我，便没有再说什么。以后的情况就很清楚了，买到原始股的人都发了大财。但是，等到股市最红火的时候，她突然又卖掉全部股票，转而购买土地。这回，小张告诉子发之后，子发毫不犹豫地跟着照办，证券交易所的人们都以为他发疯了，因为当时深圳的股票指数正在接近200点，而且还在上升，他买的那几支股从每股五六元钱，涨到每股200多元。而地产尽管便宜得令人咂舌，有的单位为了吸引资金，土地价格之低几乎等于白给。但由于国内土地市场还没有形成，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土地作为商品所具有的价值，认为投进去等于白扔，所以再便宜也没人问津。结果，时隔不久土地价格暴涨，他们又大大发了一笔。从此，徐芸便把这些钱接过去自己管理。子发说他估计这笔钱少说也翻了几百倍。这时候徐芸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富婆了，但她仍然过着和过去区别不大的日子，穿着整洁但并不华贵的衣服，吃的也是她习惯的湖南口味的普通饭菜。有时她去豪华场所搞些应酬，她换上时髦华丽的衣服，谁也不会相信那个举止高雅挥金如土的阔小姐是个名叫徐芸的农村姑娘。

我自己有体会，从这个阶段起，也就是当一个人掌握财富超过了他（她）的生活所需，他不再为明天、一生乃至他的后代的生存和生活操心，从这以后就不是他玩钱，而是钱玩他了，整天人在跟着钱运转，想停下来就很困难了，这时赚钱的目的也变成了钱本身。有时我在为徐芸担心，她能不能跳出这个怪圈呢？

“你听着，邓小平这次到深圳一定和改革开放有关，他视察的一些单位已经传出消息，他提出要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加足马力运转的机器，意味着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意味着掷地有声的滚滚财源……

不久，我见到了邓小平，但只是远远地看到了他。那天中午，我正在开发区的工厂办公室里，我正伏在办公桌上打瞌睡，有人摇我的肩膀：“起来，快，志伟，快醒醒。”

我揉揉眼睛，是徐芸：“什么事儿？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快整整衣服，邓小平到开发区来视察，马上就会到咱们这儿。”

“你没喝酒吧？”

“你就别啰嗦了，没时间和你开玩笑。快让大家打扫一下。刚才来了不少警卫。”

我这才相信她的话。外面响起了汽车声，已经来不及通知大家打扫卫生，我和徐芸急忙跑向大门。

一个中年妇女搀扶着邓小平，在一群陪同人员的簇拥下，缓缓地向我们走来，我们迎上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想好了，我要向他老人家敬个军礼说：“小平同志，您上次来的时候，我给您站过岗。”

他一定会说：“哦，这么说你是个老战士喽，现在又成了红色老板，是吧？”

如果子发能在场，他一定会自我介绍说：“我也是个老战士，后来到了香港，现在回来投资办企业。”

邓小平一定会笑的，他会说：“好啊，我早就说过要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是非非让后人去评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就是要脚踏实地地干，一心一意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

可是，那个年轻警卫把手一伸，把邓小平引向了前面的科技公司。我们只能远远地向我们尊敬的老人摇手致意，我的问候留在了心里，邓小平的话也无法被收入他的文集。

我虽然没能和邓小平直接谈话，但他这次视察所带来的好处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我们都发了财，狠狠地发一笔，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暴利。当邓小平到南方巡视的消息和他那篇著名的谈话要点公开之后，中国的经济大步直线上升，股市从最低点上升到令人眩晕的高点，有些房地产的价格甚至超过了欧洲、美国和香港的黄金地段。但是时隔不久，在股市还在大涨的时候，徐芸又把她的股票全部抛掉，并且把她名下的房地产以高于成本十几倍的价格，转卖出去。这次我只有默默地跟着她干的份儿。以后被人为炒高的股市和房地产大跌，不少人被套住，而我们都早已经是在持币观望了。徐芸告诉我，新加坡的一个富翁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发财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就是：低潮时买地买股，高潮时存钱。子发说得更直率：“人与人在平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子发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家，就是因为他把握住了五六年出现的一次机遇：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他率先来投资办企业；1985年初由于取消粮食统

购统销而使在中国大陆实行三十多年的计划价格濒于崩溃，他立即转而搞贸易；1987年前后，国有企业改革遇到困境，他又办工厂；1989年春夏之交香港和内地房地产暴跌，他又转而大量买地买企业……他总是能赶在改革的前半步，用他的话说，就是：“你不改我干，你改我变。”我说：“你该不是把当年红军对付敌人的战术搬来了吧？”他说：“让你说准了。商场如战场，我学的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当然了，我这两下子不过是些皮毛。说真的，谁要是真的能学懂毛泽东的这套东西，保证走遍天下无敌手。”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而告捷。回过头来看，道理是挺简单的，可做起来并不容易，否则天下还有穷人吗？

无论如何，我过上了一段富足而赋闲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一个从北京来的名字叫大鹰的作家，他受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到深圳采访写作两部电视片。广州军区的一个宣传干部向他介绍了我，于是他打电话约我到 he 住的宾馆见面。我如约前往，我见他剃个小平头，为打破生人初次见面时难免的尴尬，便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当过兵，果然他也是当兵出身。我们谈起军营的经历，没想到我们几乎是同期入伍的。我们越谈越投入，我把李力、邱子发我们三兄弟的经历讲给他听，他听得津津有味，鼓励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他有些动情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大戏，波澜壮阔，潮起潮落，人们的命运急剧变化，你们三兄弟的经历就可以称得上是个缩影。”在他的鼓动下，我生平第一次动了写小说的念头。那一夜，我们彻夜长谈，我想得很多，回顾二十年的生活，我确实有很多话想说，也许写小说可以把我心里的东西宣泄出来，那里面不仅有笑，还有泪，不仅有

爱，还有恨，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带着生命的体温和脉搏。可是，真的一动笔我才体会到，写小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话说回来，天下又有哪件事情是容易的呢？

我的这部小说是以我和徐芸的一夜谈话为主线的。那是从前的事儿了，那一夜我真的想再投入地爱一次，那是我们俩情人关系终结之夜：徐芸从十多年前我的小保姆，到成为我的情人，终于成了我的老板。但是在这个夜晚，我并不知道徐芸真正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当我喋喋不休地向她倾心交谈时，我还是把她当作我的情人，我真切地希望我们俩的关系能够发展，至少能够维持当时的现状。我向她谈到我、邱子发、李力我们三兄弟的过去，谈到我们是怎样从二十年前贫苦山区的农民通过当兵走出群山，后来又成为香港的资本家和内地的企业家，我和她的谈话大致涉及到了我们这二十年生活的主要方面。在我们交谈的同时，感知、回忆、思想、想像同时在我的脑海中混杂出现。当然，徐芸也谈到了她自己和我以及我们三兄弟。除此之外我还记述了子发和李力以前的谈话，转述了李力在他那本遗嘱式的纪实体小说《三兄弟》中的一些章节。同时，我在这本书里还穿插着记述了在我们这次谈话的前后发生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担任市测地局副处级科长的李力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并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虽然在枪响前的最终一刻他的案子被批准复审，从而使他被赦免，但他已经经历了所有的死亡程序，我们也目睹和经受了这全部程序。之后，在我们——徐芸、子发和我等人——合伙投资经营的新大陆工业园开工典礼上，子发自杀身亡，把他的资产留给了李力，把他的苦闷、忧思和忏悔留给了我们。同时，我和妻子喜妹办理了离婚手续，结

来了从一开始就不和谐的婚姻。在这短短的日子里，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作为现实生活，它们令人痛苦和沉思。作为故事，也是够曲折热闹，充满了戏剧性。但我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写这本小说并采取这种形式，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戏剧性，而是为了纪念我逝去的爱和我的兄弟邱子发。

好了，拉拉杂杂一大篇，还是请各位自己看我们的故事吧。

周志伟

1995年6月25日 于美国旧金山寓所